



刘玉堂
新乡土小说

长篇卷

乡村温柔

刘玉堂新乡土小说

长篇卷

乡村温柔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乡村温柔/刘玉堂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8.1

(刘玉堂新乡土小说)

ISBN 7-5063-1382-0

I. 乡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9244 号

乡村温柔

作者: 刘玉堂

责任编辑: 杨德华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插图: 李兆虬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二二〇七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395 千

印张: 15.25

插页: 2

印数: 001—6000

版次: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382-0/I·1370

定价: 22.5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开场白	(1)
-----------	-------

上 卷

第一章 历史问题	(7)
第二章 机缘与姻缘	(14)
第三章 形势与遭遇	(23)
第四章 刘乃厚的故事	(33)
第五章 解放区的天	(43)

中 卷

第六章 充实的日子	(57)
第七章 冬天的秘密	(77)
第八章 勾画幸福	(90)
第九章 恰同学少年	(115)
第十章 青春红似火	(132)
第十一章 新生事物	(151)
第十二章 后来发生了“文革”	(186)
第十三章 革命时期	(211)

下 卷

第十四章	走出沂蒙山·····	(249)
第十五章	遭遇温柔·····	(271)
第十六章	走进荒原·····	(299)
第十七章	荒原之恋·····	(338)
第十八章	创业之路·····	(390)
第十九章	奉献之歌·····	(425)
第二十章	幸福生活·····	(453)

开 场 白

同志们好？吃饭了？括弧：念时需要韩厚地笑笑，此是一点小油墨，也显得自己比较扑石，括弧完（啐——）。操他的，这小子真以为我大字不识一箩筐了，还注上韩厚、油墨、扑石呢，油你姐几个纂儿，我若真的不识字，这不纯是误这个导吗？老子上过两年三年级呢，连个憨厚、幽默也不认识？

嘿嘿，咱不识字、没文化，刚学了几个字，这稿子还念不全哩。日出江花红似火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这个日出江花红似火，是我自己加上的，是小时候跟放猪的个小混球学的，那厮就喜欢说日出江花红似火，沂蒙山区红烂漫，听上去特别油墨。你抽根烟，他说日出江花红似火，白里透红可燎原；你啃个地瓜，他就说日出江花红似火，革命人民啃地瓜，怎么寻思的来！他这话有点小油墨，咱就把它来引用。

万木这个春之后是，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指引下，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，在上级有关部门……哎，这地方怎么没提人行、农行、建行、工行什么的呀，还有那个工商、税务、供电等部门，你不提他，他说你不谦这个虚，下一次贷款就给你出点小难题。这些单位很重要，啊，比那些光耍嘴皮子的熊单位都重要，这小狗日的，分不出个主谓语来，我加上它吧。在人行、农行、工行、建行……好像也不妥，你提得这么具体，人家可能就

怀疑，这小子肯定贷了不少款，是靠贷款发家的，笼统提个金融部门算了。等金融部门的大力支持下，这些年，我做了些应该做的工作，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，中央首长接见了，我本人被评为全国劳模、优秀农民七业家、省正邪委员，还被提拔为镇委副书记，我真是心中有这个……这地方念鬼不对吧？（哞——）操你个姐儿韩德成，你这不纯是坑我吗？还荣誉、七业家、正邪委员呢，将这些头衔注成荣誉还勉强说得过去，说心中有鬼就是对我的诬这个蔑，我连心中有愧都不认识？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！

嘿嘿，咱不识字、没文化，照稿子念还怪麻烦哩，干脆我说得了，行吧？（哞——）嘿，还有点小热烈呢，翻来覆去地强调自己不识字、没文化是对的，如今的些人就喜欢别人没文化，就他自己有文化；你一说没文化，他就高兴。

哞——小河流水哗啦啦，听上去跟鼓掌差不多，那一块块的鹅卵石就是听报告的一颗颗人头了，仔细琢磨琢磨还有鼻子有眼儿呢！小韩德成这点子还行来！他说是哪个国家的总统还是首相来着，先前说话结结巴巴，他为了竞选总统就对着大海练讲演！人家请你作报告，你不会也对着沂河练两遍？沂河又不远？他练讲演为竞选，您练讲演为宣传；虽然同是练讲演，两者性质不一样。他乃资产阶级一头面，你本共产党一党员；他当总统为垄断，你做党员做贡献，当叮个当叮个当叮当……操他的，还资产阶级一头面呢！他说本来是资产阶级头面人物，可为了能押这个韵，就省略了两个字，怎么寻思的来！别看这小子其貌不这个扬，走起路来外八字，可对我比较地忠诚，还能出口成快书，有点小歪才！我就把他来重用，让他把我的秘书当。

小河流水清悠悠，庄稼盖满了沟；小河流水哗哗响，小芹我到河边洗衣裳；小河流水哗啦啦，巧儿我合作社缴棉花……不对了，一动脑我就犯迷糊，一犯迷糊乱七八糟的些词儿就出来了，跟有点文化似的，那怎么行？还是没文化好啊！比方你到上边要扶贫款，你西服革履，满嘴的新词儿，你说得再惨人家也不

给你！人家还担心给你扶贫款你搞了腐败哩；你若不识字没文化呢，他就会格外放心，所以翻来覆去地强调自己不识字、没文化是对的，嗯。

同志们好？括弧……再来一遍。

啐——



上 卷

第一章

历史问题

咱叫牟葛彰，沂蒙山钓鱼台人氏，现年四十六岁，排行老三。我那点经济基础的事情，大伙儿都知道，就是将一个厂子献给了集体，翻来覆去地就那么点事儿，没什么讲头儿，我说说我的遭、遭遇吧？就是有趣的事情，啊。你们城里人就喜欢听人家的遭遇不是？遭遇艰难、遭遇温这个柔什么的？这个遭遇让我一说怎么有点咬口啊？不如韩香草说得那么顺溜，有含意，她那个南方味的小普通话一说，特有味儿，怎么说的来！她喜欢说经济基础、意识形态，遭遇、命运、荷尔蒙什么的，还有那个有趣的事情。有趣的事情跟荷尔蒙有关，但具体怎么个概念，我不说。

咱出身倒没啥问题，就是历史和社会关系有点小复杂。因此上，我从小就羡慕那些档案里的表格上写着“历史清白、社会关系简单”的人。这方面有问题的人，只能做点经济基础的事情。

历史不清白的是我爹牟子铃。他在我们那一块儿臭名昭著，大名鼎鼎这个鼎鼎，有汉奸子铃之称。具体精神是这样：他十四岁的时候到东里店他姑家去学徒，十六岁那年去日照推虾酱。推虾酱你老老实实在地推呀，装上货立马回来呀，哎，他不，他要到石臼所那儿去看海。看着看着，就发现海上开来个小火轮，待开近了，才看清是个挂着膏药旗的小炮艇。炮艇那玩意儿，我爹先前没见过，猛丁见了就挺稀奇，寻思这家伙是怎么弄的，跑得那么

快，在水里还冒烟。我爹正伸着脖子在那里看，就见甲板上三四十个鬼子朝他们招手。当时在海边玩儿的也不光他自己，我父亲即随其他人扒了裤子下了海。原来那炮艇靠不了岸，他们就将那帮鬼子一个个地背下来了。完了，鬼子头儿即通过翻译官夸他们热情好客，朴实憨这个厚，大大的好那一套。此后即有“沂蒙山的鬼子是牟子铃们从船上背下来的”之说法。

这件事，如果我爹回到家不穷鸡巴吹，也没人知道。背鬼子的人多了，他到哪儿查去？可不行，他忍不住，他回到家在那里胡吹海唠，还添油加醋，说是乌云翻这个卷，海浪滔那个天，海上无风三尺浪，有风就浪三丈。在这种形势下，但只见一只小伙轮突突地就开过来了，好家伙，那玩意儿真正是机械化的东西，比大鲨鱼还跑得快，可就是靠不了岸，你要上岸得脱鞋下海走一段。想咱沂蒙山人是多么热情憨这个厚，船上的人一招手，咱就跑过去将他们背下来了。操他的，背下来才知道，全是些鬼子……

当然喽，他就是不吹，也不可能保住密。若干年之后，战犯薛田小野就写了一份材、材料，他这样记载他们登陆时的情景：

中国人在一览无余的海滩上惊奇地看着我们，而当他们在那里还看不够的时候，就下到水边来。士兵们看见那些张口凝望的人们极为高兴，那些人为炮艇这种新奇的东西所吸引，根本没做任何隐蔽，有的还很惬意地蹲在岩石上抽小烟袋……我用中国话招呼站在最前面的人，他们应该将我们背过去，我答应给他们些钱。大胆的人就真的把裤管卷到膝盖以上向我们走来。第一个人刚过来，其他人也都跟过来了。于是，每个“敌人”竟然都把一个“鬼子”背到自己背上，而日本军人是骑在中国人的背上进入日照城的，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心旷神怡的事情啊！而其中一个叫木子玲（音译）的小孩儿模样的青年，竟背了两趟，给他糖块儿还不要，似乎因不能以更好的方式迎接我们而羞愧……

那怎么能保住密？有关部门按着这个线索一查就查到了，就给他定了个历史反革命。

我爹在他姑家说是学徒，其实就是当小伙计。他姑夫在那里开糝馆。糝这种东西知道吧？就是一种小吃，此乃沂蒙一特产。他姑夫叫曹彦春，外号曹操。说起话来唉声叹气，永远是一脸绝户表情，属慢毒之一类。你去他家走亲戚，进门就让你去推磨；你要吃顿饭，他两口子总要弄出点什么事情拌两句嘴。我爹说，他家是推不完的磨，吵不完的架。而他最讨厌推磨，三转两转就转晕乎了。因此上，曹操让他去学徒，我爹要命也不啰啰儿。曹操就蹲在我家门口唉声叹气，说他这辈子毁了，让牟兆莲给坑了，连个孩子也没有。

我姑奶奶牟兆莲乃我爷爷之小妹，特别娇惯，纯是好吃懒做的个主儿。生不出孩子来当然与她有这个关，我爷爷遂让我爹去当小伙计，实乃有过继之预谋。

我爹说，你那个磨我推不了。

曹操说，我早买上小毛驴了，那个磨用不着你推了。

爹说，在你家吃顿饭，你看你们那些动静！

曹操说，你姑就是那么个脾气，你还不知道？

我爷爷就说，你熊毛病还不少哩，我看你是欠揍！

我爹咕嘟一会儿嘴，遂跟他去了。

东里店乃一古镇。镇中有一条宽阔的东西长街，约三里这个许，两旁商店、饭馆林立，最有名的为元兴、大兴、同兴、天兴及汇丰和，号称五大商号。又有税务局、警察局、区公所及县警备队驻军，战前即有沂水二衙之称。前不久，国民党省政府临时迁至此处，镇内更是人员骤增，商贾云集，繁荣昌这个盛。是时，又有小济南之称。我姑奶奶那个糝馆虽够不上商号一级的，但买卖却挺兴隆，两口子忙不过来，遂请我爹去帮忙。爹知那两口子乃老抠腩一对，专门以话填还^①人的主儿，当然就不情愿。

^① 北方方言，给你长脸，挣面子。

先前他跟我奶奶去东里店赶山会，去过他们家，快到吃中午饭的时候，我姑奶奶在那里问客杀鸡、画饼充饥，一会儿说咱们包饺子吧，过一会儿又说要不咱们烙油饼吧，再过一会儿就改成吃面条儿了。可她光在那里耍嘴皮子就是不动弹。他二位在那里坐了大半天，吃了她勾画的好几种食物，肚子饱饱地出来了。

爹说，纯是一个老抠腚！让曹操给勾引坏了。

奶奶说，她不是抠儿，是懒，她寻思还在娘家来着。

爹又说，还不秃，没让咱给她去推磨。

奶奶说，以后别管你小姑叫老抠腚，你叫她老抠腚，让你爹听见不毁你个婊子儿的来！

因此上，这回曹操要我爹去帮忙，我奶奶在旁边儿就始终没吭声。

曹操还真是买了个小毛驴。不用推磨了，吃饭的时候他二位也不作古作怪了，我爹即觉得这小待遇还行。

有了小毛驴，不用推磨了，但须割草喂毛驴或牵出去放，偶尔还须去日照推虾酱。虾酱乃做糝之需要。古书上记载：糝，乃取牛、羊、豕之肉，三如一，小切之，与稻米合以为饵；若搀虾之酱，则又是另一番滋味。这便有了如上的那一节。

为了这另一番滋味，我爹弄了个历史反革命。

这么说行吧？咱不识字、没文化，嗯。

哗——

不推虾酱的时候，我爹每天就要么到北山去割草，要么牵着毛驴到镇南的沂河边儿上放。

他到沂河边放毛驴，认识了在同兴染房帮工的杏姑娘。

杏姑娘是个打工妹，她爹在染房里扛长活，她跟着她爹在那里打短工，用现在的话说叫打工妹。她每天都要去沂河涮洗刚刚染过的布。她比我爹大一岁，这说明我爹十五的时候她十六，我爹十六的时候她十七，这是个死数，嗯。

杏姑娘很漂亮，胳膊很粗，腿很长，皮肤呈鸭蛋青色，当然是长期染布之关系。说着说着想起了韩香草，她就喜欢说此乃××之关系，此乃××之需要，听上去特别有学问，我亦把它来引用。她在河里涮布，我爹在河边放毛驴，估计俩人都挺寂这个寞，遂在那里没话找话说。

我爹说，哎，还怪好看哩，你一甩就出来个小彩虹，怎么甩的来！

杏姑娘说，你个小放驴的，天天来放小毛驴，是哪头儿的？

东里店很大，同在一个镇上不一定认识；且东西长南北短，互相问起来就问是哪头儿的。我爹却觉得不怎么好听，还哪头儿的，跟通腿儿睡觉似的。她管他叫小放驴的也有点别扭，赶不上小放牛的小放羊的好听，遂说，你管我哪头儿的干吗？反正不跟你一头儿。

杏姑娘就说，你个小毛孩子，还占你姑奶奶的便宜呢！

俩人这么擦嘴呱舌，三来二去的就熟了。

熟了之后，我爹向她鼓吹去日照推虾酱并将鬼子从船上背下来的问题，说乌云翻这个卷，海浪滔这个天……

就震得杏姑娘一愣愣的，说是，好家伙，你一个人就敢去日照？还到海边儿去呢，赶明儿咱也去看看海是什么样儿！

爹说，那容易，你去的时候，我就用小推车推着你。

杏姑娘说，你小胳膊小腿的，还推着我呢！

爹说，吾善脚力也，三天就能打来回。

我爹略识文字，会打小九九，会记账，会说善脚力，还会写糝。他在那里跟她啰啰儿糝这个字是王羲之创、创造的。杏姑娘不信，说是什么好东西，还王羲之创造的！

爹说，这你就大错而特错了，王羲之家就是卖糝的，嗯，还有那个鹅字，一上一下的写法也是王羲之创造的，我在上边儿，鸟在下边儿。

她说，纯是个流氓字，还你在上边儿，鸟在下边！

爹说，不是你在上边儿，是我在上边儿。

杏姑娘就生气了，说是你再耍流、流氓，不理你了。

爹就说，想哪里去了，那是一种写法！

她说，就你能，你有多能啊！

东里店一年有两次山会，分别是春季山和秋季山。那一段，山会上来了个唱五音戏的戏班子，每次演正剧之前都要唱一出叫《王小赶脚》的小戏，是说一个怀了孕的小娘们儿回娘家，王小赶着小毛驴去送她，俩人在路上胡啰啰儿。跟《刘海砍樵》的内容差不多，也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在那里撩嘴呱舌。估计是头天杏姑娘刚看了《王小赶脚》，就说，你跟那个王小差不多哩！

爹说，操，谁屑赶脚啊！

她说，我说你长得跟他差不多。

爹说，你还像那个王二姐哩！

她说，又油嘴滑舌，咱哪有人家漂亮！

爹说，真的。

她脸红红地说，那你叫我一声。

爹叫：二姐——

她应：哎——

这样地叫过应过之后，俩人都觉得亲近了许多。杏姑娘从兜儿里掏出块柿饼给爹吃，爹就说了个谜语，谜底是柿饼，但谜面有点下流。她就说，小孩子家，不学个好，哎，你那个小毛驴听话吧？

爹说，听，让它干吗它干吗。

她说，我骑骑行吧？

爹说，行，骑吧。

杏姑娘嘻嘻哩哩地就骑上去了。那个小毛驴还真是怪听话，可她骑的位置不对头，太靠前。正规的骑法应该是骑在它屁股那地方，随着那两瓣屁股一左一右地交换，身子也需那么一颠又一颠。可她骑得太靠前，且一惊一诧，小毛驴觉得脖子那地方怪须